

混 淆

——
长篇小说·黄振霞



混沌

——长篇小说·黄振霞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成都



2008年6月14日，火炬手黄振霞手持火炬传递。当日，北京奥运火炬传递活动在贵州省遵义市举行。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摄

<http://sports.sina.com.cn> 2008年06月14日11:43 新华社

作者简介

黄振霞，男，1932年出生，贵州省湄潭县首届文联主席、《湄潭县志》主编、中国作协贵州省分会会员、《遵义日报》等5家报社特约记者。

五十年代初开始业余写作，先后在《人民日报》、《贵州日报》、《老年学学报》、《老人天地》等50多种报刊发表通讯报导、论文2000余篇，150余万字。先后获地区以报刊特、一、二、三等奖50多次。论文《让第二青春更美丽》获《经济杂志》举办的全国五十五周年优秀论文特等奖。

七十年代末开始业余文艺创作，先后在《人民文学》、《山花》、《苗岭》等多种报刊发表作品200多篇110余万字。已出版小说选《山野韶光》，散文选《爱我湄潭》，论文、随笔选《健身·益智·美德》。主编了140万字的《湄潭县志》，亲自撰写了48万字，编写了《湄潭十年年鉴》80万字，已出版发行。志书获省人民政府三等奖。《爱我湄潭》获中国作家创作成果报告委员会金奖，并获中国知名作家提名。

1999年9月和2003年9月两次唯一代表贵州老体协，出席全国老年体育科学论文研讨会，宣读了论文《一条健康长寿，提高生命质量的有效通途》、《让第二青春更美丽》，被多家媒体选用。

其事迹被中国世界语出版社收入《二十一世纪人才库》。

2008年6月14日，作者作为奥运火炬手参加了北京奥运火炬在革命历史名城——遵义市的传递活动。

自序

1975年，正当我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时，有幸邓小平同志复出，全国人民似乎又看到了前进道路上的曙光。正在这个时候，组织决定我下乡搞“路线教育”，其主要任务是协助社、队把生产队的班子整顿好，把集体生产搞上去。我欣然接受了。

谁料，天有莫测风云。正当我们刚刚把工作局面初步打开时，全国各地又刮起了一股“很批右倾翻案风”的浪潮。同全国各地一样，广大农村重又陷入了“黑白不分、是非混淆”的迷雾之中，一场曲折反复的斗争，无休无止，直到“四人帮”倒台。

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长住在生产队，对当时农村的景况深有体会，对在当时环境下挣扎、抗争在生产第一线的各式各样的、活生生的农民的形象深有感触，从而引发了我用艺术形式记录下这段历史轨迹的想法。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尽管我极力收寻，却很少发现有专门的文艺作品描写这一时期的农村基层生活。因之，一种出自内心的责任感，诱使我拿出拙陋的笔，用艺术形式“记录”下这段“平凡中见惊奇”、“抗争中显真情”、“撩人思绪却有显出缕缕曙光”的历史的一隅。我想，对读者、特别是某些青年读者，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当时的历史风貌，作品尽可能地保持当时的“原汁原味”。如：当时干部下乡，一律自带背包，与

最为贫穷的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已成惯例；在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广大农村均以搞好集体生产为至高点，任何副业单干均视为违规；在以计划经济为主线的年代，粮票、布票等多种票证，倍受珍视，有时甚至比金钱可贵；在当时粮食统购统销期间，倒卖粮食、粮票等视为严重违法。

此外，必须说明的是，作品着眼于朴实、纯正，不针对任何个人。对个别反面人物的形象，已作艺术上的“隐形”处理，这便排除了任何人“对号入座”的可能性。

谢谢读者。

作者

2008年12月

目 录

一、清明时节河水浑	1
二、有心安排无心人	5
三、在老贫农家里	13
四、并非意外的见闻	18
五、船行千里，掌舵一人	21
六、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27
七、草包不“草”	33
八、三比二，不统一的统一	36
九、黑子话老刁	41
十、“保”住这个队长	49
十一、人在明处走，暗中有人窥	52
十二、老贫农的身世	55
十三、“你还哭哩！”	58
十四、工作是这样深入的	62
十五、雨不下，地不潮	72
十六、牛角不尖不过界	75
十七、“草包”的醒悟	79
十八、你要“保密”啰！	87
十九、开导	93
二十、醒醒吧，您酣睡多年的山村	97

二十一、露了馅儿	107
二十二、风云突变	111
二十三、“三批”对“三批”	120
二十四、一步一个脚印	126
二十五、三百六十度的弯子	129
二十六、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134
二十七、怀念	138
二十八、针锋相对	143
二十九、又是一个指姆印	148
三十、“妈的，你比草包还草”	157
三十一、邪风卷恶浪	164
三十二、又一次上当	169
三十三、恶有恶报	174
三十四、两颗谷子	182
三十五、反正我信	188
三十六、一语道破天机	192
三十七、狗急跳墙	196
三十八、打“牛棚”里出来的人	200
三十九、“他、他，转移了！”	205
四十、西安带回的怪事	212
四十一、“罪状”	215
四十二、历史必将证明	222

混淆

—— 长篇小说·黄振霞

一、春分时节河水浑

雨洗山青，朝阳驱散了袭人的寒意。

绿柳吐絮了，活象是谁在天上撒着棉花。樱花儿谢了，桃李花儿凋了，茨梨花儿却开得分外得意。这可把路旁的画眉急坏了，叽叽咕咕地尽处喧唤，似乎在告诫人们：春风马疾得意时，别忘五更倒春寒。

赵亮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在这明媚的春光之中，满目朝晖尽是醉。

他肩上搭着一个用塑料布捆扎得整齐的背包，鸭绿鸭绿的，白色的布带在背包上三横两直，交叉得方方正正。稍有眼力的人，一眼断定，他起码当过五年兵。

他约莫有四十上下吧，并不高大的身板，一丝儿不显佝偻，圆盘的脸庞反射出深棕色的油光，稍稍噉起的咀角，常挂一丝微笑，他是乐观的。不，他起码有五十开外了，头发呈灰白色，脱发的脑门心的光泽，油然可见。风风雨雨，操操劳劳呵！你看，紧锁的双眉间，突出一个多纹的小肉包，似是夹着一个小松球，只待目光直射着地面，深思熟虑方才显露出来。

空气格外新鲜，猛吸一口，沁人肺腑，旧时带给人们的精神

创伤，似是愈了许多。也罢，“而今迈步从头越！”一度含冤难白的党的领导人，不又一次被亿万群众燃烧的热情，溶尽了颈上的桎梏，终于坦然地回到了群众的怀抱吗！他心里欢呼——中央（1975）1号文件，英明正确。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赵亮被派往城关公社搞基本路线教育。主要内容是以整顿为重点，搞好领导班子建设和猛促集体生产两大主题。用当时的话说，叫蹲点解剖麻雀。同时，通过与社员“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使自身也得到锻炼。

赵亮要去的是河边生产队，所辖大队为东方大队，东方大队共8个生产队。按照在公社商量时的分工，全大队第一批路线教育试点队有两个生产队。一是东方大队的先进生产队——金花生产队，由大队党支部书记杨国光蹲点包队，因那里班子过硬，集体生产顶呱呱，连续多年没向国家要回销粮。赵亮则自报奋勇下到“剪不断、理还乱”的“老大难”河边队，这叫“抓两头，带中间”。

雨洗山青河水浑。他翻过一个垭口，一条蜿蜒的黄水小溪，挡住去路。拐个急弯，眼帘中方才出现一座深灰色的石桥，桥上有几个人在歇气。他赶将过去，原是十来个男女社员，坐在两旁的石墩谈笑。背篋呵，箩筐呵，装着些稻谷，摆在桥当中。

赵亮本想问明路情，自觉放了背包一坐，掏出手拍就揩汗，边揩边问：

“老乡，都碾米去？这多谷子！”

“麻子洗脑壳，这阵还抹不到点子止，上公粮呵！”一个老汉头回话。

“怎么，这阳春三月了，还才上公粮？”

众人面面相觑，谁也不作声。

“同志，你是当官的还是“搬砖”的啰？！”半晌，一个刚烈的声音无头无脑地发问。

赵亮被弄得莫名其妙，一时不好回话。不由得细看问话人：橙子脑壳冬瓜脸，眼睛并不小，咀皮却很厚，头上流下的汗珠，将件旧的青布单衣浸出几道深色的痕迹，胸肌暴露，一边肩上的厚肉包，分明可见——忠实勤劳的农民嘛！可他翻着白眼蔑视着自己，而刚才的问话，又的确是从那两瓣厚咀唇里蹦出来的，咋回事呢？

“草包！”不等赵亮回话，一个与其龄相仿的农民，笑着打破了沉静，“别个当官不当官，关你风事，你只管家里有没得晚饭米下锅就得啦！”

“那就不见得，当官的，”草包咽了嘴口水，说得很干脆，“当官的八九不离十是走资派！”

“那也不见得，走资派又哪样，你就恨得他半夜不睡瞌睡，他那几十块钱还不照样装进腰包！”对方更加作弄地笑着说。

“不管哪格谈，当官的就是跟我们坐不到一根板凳上！”草包更加不服气地答道。

“依！南天门打伞，看你还神气哩！死个烂草包！”看样子，对方硬是要气他一场。

呵，原来如此！赵亮已领悟了几分，他怕他俩干起来，停了一回，反出来劝解：

“好啦，好啦！不用比输赢了”，他望着众人，“我们都是搬砖的，搬社会主义的砖，建共产主义大厦！”

“对罗，这同志谈得就是开通”，那老汉嗑了一下烟锅巴，

“如今这班年轻人，三步不离扳嘴巴子劲，扳得口水滴嗒，还不服输。可干起活来，就没得式样，工分越多越乐意，担子越重越偏咀！”他摇摇头，“哎，没道理！”

被老汉这一提醒，赵亮不自觉地扫视着这群男女社员，又瞧了瞧谷子，猛地发现，那草包身边的两只箩筐，谷子矮得不现尖，合拢不过一箩，最多七八十斤，而有个年轻姑娘，娇娇嫩嫩地，身边的背篋装得满满的，少也有百把斤。他发问了：

“你们挑多挑少，由在各人不是？”

“那不是呀！”那个年轻姑娘见赵亮瞧着她，似有准备地回话。

“那工分如何计法？”

“鸭子的脚板，一样多！”

“那又何以体现多劳多得呢？”

“哎呀，同志，你还关心这个！”那姑娘被提起了兴趣，说话更大胆了，“总比前些年记语录工分好呗！前些年……”

她还要说下去，坐在身旁的另一位妇女却悄悄用指姆在她腰里戳了一下，止住她道：

“傻丫头，看你又在喳喳叫了，疮巴还没好，就忘了疼！”

姑娘怔了一下，不说了，红脸了，低下了头。

这情节，赵亮看在眼里，正要劝她继续说下去，谁知那草包主动起身来，又是大声吼开了：

“你们也别歪嘴了，昨天老子还不是挑了一百好几，这工分开成一样多，又不是我发明的！”

“不是你发明，也不是我发明的，都是你哥老官发明的！你哥哥是生产队长，他是当官的，他就一斤不挑也同样分现毛毛！”

那年轻人又冲着草包作弄。

“生产队长算啥子官，泥巴官，六月六日的婆官！”草包气了，尽管吼得大，却再也说不出什么理由。

“好了，好了！别闹了，人家当人家的官，我们搬我们的砖，走吧，我回来还要打猪草哩！”一个妇女听得不耐烦了，边说边立起身来。其他人也异口同声地喊：“走！”都立起身来，起肩，开步，往城里走。

赵亮也立起身来，望着社员们的背影，不住地摇头。唯独那桥下黄浑的河水，却喧嚷得十分得意。

二、有心安排无心人

赵亮独自上路了，刚才看到的这一小小插曲，使他眉目间的松球绷得更紧了。

一路思索，自然无心欣赏路边的奇花异草。直走得头冒热汗了，也全然不觉。

“哇！”得一声，一个掠空飞过的野鸟打断了他的思路。他定下神来，这才发现自己立在一个小坡上。举目一望，一个小村落落在面前清晰可见。

这是一个傍山依水的村寨，约莫有三几十户人家。竹林青翠，松杉相间，柳碧摇烟，将好些屋楼瓦角遮掩得忽隐忽现。似是些村姑田嫂，脸庞边飘拂着一绺绺柔丝细发，羞羞答答。一条大河，打村寨边绕过，直奔河岸的大岩脚。

“这是河边队吗？”赵亮自问。真个是柴方水圆，渔来之乡，此时，他不禁忘却了心头的思忖，正要赞一声：“风景这边独好！”

可当他视野舒展开来，忽见村落一边，白灰灰地摆着满坝谷桩田。阳春三月了，人们在干些什么？“俗话说：八月犁田一碗油，十月犁田光骨头，他边想边自言自语”，这而今已是隔年的三月了，可真是：绿水青山枉自多。

他不敢再往下想了，加快了步伐，下得坡来，一进村头，迎面遇见个白须老汉，一手提筐筲，一手拿粪叉，不声不响地在拾牛粪什么的。

“老人家，”赵亮问：“请问这是河边队吗？”

老人抬起头来，并不答话，只用那对灰蒙蒙的眼睛，仔细地打量着赵亮，几秒种过后，开口了：

“同志哪里来，搞工作队的吗？”

“叫你老人家猜对啦！”赵亮一边回话，一边琢磨，消息传得真快。

“队长家住在哪里？”赵亮问。

“队长家！”老人用粪叉随便指一下：“在那边！”说罢，弯下腰去找牛粪，好似身旁没有人。

“那会计家呢？”

“自家去找吧！”老人头也不抬。

“怎么？”赵亮心里腾了一下，这一问就出差错了吗？赵亮并未很快离开，只作木鸡似地立在那里，细审这“古怪”老人：头发全白了，颌下挂着银卷的胡须迎风飘拂，那青布长衫裹着的身躯，高瘦而又弯卷，体态并不虚弱，恰似一把强劲的弓；那灰蒙而盯人的目光，貌似一对利剑，似科要把人的内心望穿。

赵亮正待盘问下文，谁知这老人弯着身子，一步一拉，不声不响地迈开了……。

他终于找到了队长家——一座五柱四瓜的新瓦房。

“熊队长，在家吗？”赵亮站在门口问。

“谁呀，找他啥子事？”一个女人的尖声送进了耳里。

赵亮拉步进门，只见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细皮白脸扁鼻子，停坐在亮窗下的缝纫机旁望着他。见他进来，急忙机灵地起身迎上，嚷着请坐，问一声：

“同志，你来搞工作队的吗？”

“是的！”

“哎呀，太好啰！”女人斜目瞟了他一眼，“你是赵同志吧！”

“是的。”赵亮停了一下，“你们消息真灵！”

“哎呀，赵同志！”女人解释道：“这就莫怪啰！隔山打锣，我们这号乡里人，虽是看不见，听也听得到吗！”说着，又瞟了赵亮一眼，赵亮心里好心自在，急忙问：

“熊队长呢？”

“他呀，他，他有公事走了吧！”女人眸子转动了一下，“可能是上公粮去了，吃过早饭到处找箩筐噢！”

“那好吧，我一会来找他！”说着，立起身来，挽起背包就要走。

“哎呀，赵同志，你歇会吧，他等阵子就会回！”停了一阵，女人惶惑地问：“你上哪里去！”

“先到贫协家去看看！”

“哎呀，你可别去，他家狗厉势得很，人也老了不中用了！”女人急了，“找他，不如去的李会计，他保准在家，路也不远！”

“那随便吧！”赵亮说完，转身出门了。

刚跨出门槛，迎面走来一个人，肩上扛跟长竹竿，一个大圆

篓穿挂其上，看分明了，鱼呀，网呀，卷缩其中。人呢，戴一顶瓜皮帽，黑里透黄的脸和一般农民没有两样，只是眼睛包有点大，脸上带头浮肿，更有一只酒糟鼻子——这里经常喝酒的人的特征。他脚上着一双黑色的长统胶靴，水迹未干——刚从河里起来。

“哎呀，死鬼子，我只当你去上公粮了，”赵亮正要问话，却冷不防立在身后的女人抢先开口了。

赵亮转过脸来，看望那女人，男人却回答说：

“早就听说要来工作队，先下河一趟，家里没得菜！”

“也好，”女人笑视着赵亮，“这不刚好遇着赵同志来了！”

赵亮未有答话，女人又补了一句：

“好是好，只怕别人说闲话！”

“呵，这位这是赵同志吧，真有口福！”男人笑望着赵亮。

“你是熊队长？”赵亮问。

“嗯！”男人点一下头，“走累啰，隔山难见官，难得，难得，快请屋里坐！”

重又走进屋里，女人忙去倒茶，熊队长忙去拾缀家什。

赵亮静坐下来，仔细地扫视着这宽敞的堂屋。一张红漆的方桌上，摆着两个温水瓶，那上面的花色未曾脱去光泽，七八成新。旁边不相称地摆着一把大瓦壶，白色的瓷杯三几个。板壁上一张毛主席像，两边的对联：翻身不忘毛主席，吃饭全靠共产党。四周墙上，横三竖四地贴了些样板戏彩画，内中有一张是那个人们熟悉的女孩子——都有一颗红亮的心。那亮窗下的缝纫机，更给这屋里增添了不少光彩。

赵亮喝着茶，熊队长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一包乌江牌香烟，顺手拖过板凳，递过烟来。

“赵同志，请，农村里没有啥子好烟抽！”

赵亮犹豫了一下，终于接过烟来。

两人坐定，熊队长吸着烟，半晌发问：

“来了几个，工作队！”

“人倒有十几个，全公社铺开，这边只我人！”

“那也好！”熊队长用手抹了抹那酒糟鼻子，“人不在多，”
精精捍捍的！他停了停，又说，“那年工作队，还不只刁同志一个人，起大作用！”

“刁同志？！”

“咋个不，就是那个刁法官，你们熟悉吧！”

赵这愣了一下，点点头。

两个摆过家常，谈起队里情况，最后扯到班子上，熊队长则面带难色地说：

“不谈还好，一提起这班子，伤头皮，”他加重语气地说：
“尽扯烂筋！”

赵亮未有回话，熊队长开始出难题：

“赵同志，你来了正好圆合，我这个挂名队长也不想当了！”
说着不断地摇头。

他见赵亮未有回话劝解，沉默了好一阵，却又自己挤出一句话来：

“我是共产党员，我不干，谁干？！”

“那就对啰！”

“对啰！”熊队长不以为然地望着赵亮，“那年若不是刁同志再三作工作，我死个舅子不干这号埋人差事！”

不等赵亮插话，他诉起苦来：